

浅析“历时”观在民族音乐学在实地考察中的运用

吴思思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 2011 级研究生

摘要：实地考察是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体系中的基石。本文试图引入新史学视野下的民族音乐学“历时”观念，即引导研究者注重音乐事象的纵向的历史发展，关注音乐现象在“历时”性变化中的持续存在，并结合自身实地考察经历，以期实现对其进一步探究。

关键词：“历时”观；史学视野

实地考察（fieldwork）作为民族音乐学的基石，是收集资料 and 进行进一步通则研究的主要依据。它强调进入“田野”中，对“活”的音乐现象进行亲自的“接触”，以达到真正的“深描”其音乐文化及其相关行为的各个侧面。中国有几句古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就是这个道理。

一、关于民族音乐学“历时”观

民族音乐学的“历时”观念是一种引导研究者去注重音乐事象纵向的历史发展过程，视音乐事象为一种持续存在的音乐形式的一种时间观念。关于“历时”观，笔者以为大多数音乐现象的出现，必然有其相应的历史发展过程，本学科借鉴通过纵向记录来完整再现历史全貌的音乐史学研究特征，将历史意识与人类学的思维方式互融，形成一种立体性的学科思维方式。

文艺复兴开始，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和大量文献资料的积累，东方音乐逐渐进入西方音乐史学，即在历史的框架中解释东方音乐……这一时期史学的一个重要倾向是把非西方音乐作为西方音乐的源头，是欧洲文明的早期形态。这样，在比较音乐学确立前时期，西方世界音乐史的构想中蕴含了民族音乐学性质的探讨。民族音乐学曾经是一门主要关注于“鲜活”而现实存在的音乐事象的研究，口头传统则是其研究的主体。早年阿德勒将学科定性为与历史音乐学相对的比较音乐学，从学科前身的“比较”这一修饰前缀可以看出，重横向的共时性研究在学科形成之初已经主宰着学科的研究思维。

值得注意的是七八十年代以来，梅里亚姆首先提出，可区分从一种文化内部激发的变化，以及由于同其他音乐和文化接触而发生的变化。而此时，人们更关注于后一种变化。在西方新史学影响下，赖斯在此基础上植入“历史构成、社会维持、个体体验”等分析层，将音乐行为放置历史背景中，这一模式兼收并蓄的

坚持研究对象的历史主题是研究音乐的一个基本必要条件,促进了历史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二者的互相渗透。从这一模式的提出对民族音乐学界关注“历时”观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个案研究：霞浦畬族歌谣实地考察为例

2011年三月三日,笔者对霞浦县西南镇白露坑村的畬族歌谣进行实地考察。其中引起笔者关注的是常有许多作品是对畬族历史祖先的记载。

(一) 个案简介

畬族是一个不断迁徙的流动民族,作为一个无文字记载的少数民族,这种强烈的认同通过畬族歌谣被深深刻写在畬族人心中。畬族歌谣作为畬民的音乐文化符号,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潜意层面出现一定稳定性。在实地考察过程中,不可避免要求研究者对现存的畬族歌谣进行记录与研究。如《高辛勒令》该段畬族歌谣是对于畬族祖先高辛帝时期的描述,与《后汉书·南蛮传》采录《风俗通义》中一段记载:“昔高辛帝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战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相对应。可见《高辛勒令》与这段古文献记载的畬族历史传说相关,在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过程中,通过对于畬族历史的研究,结合历史民族志方法实现文本与现存“对话”,从而尽可能使畬族歌谣实地考察的顺利进行。

(二) 个案分析

从以上笔者的实地考察经历可知,每个群体的音乐与历史因素不可分割。马克思·韦伯提出:人是悬在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人具有文化性,并且处于文化的核心,而文化这种“复合整体”必定是在世世代代中传承延续的并在经济、政治、宗教、道德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所形成的特色产物。音乐作为“复合整体”的一个部分,必定受其特定的“历时性”传承的影响。

历史就是过去的故事,人们对它的兴趣也是像读故事一样,想知道其中人与事的来龙去脉以及与之相关的喜怒哀乐。但许多史学家确信“局内人”无法写历史,人们需要有距离、跨越时间的视角。这种要求对于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引入“历时”观念起着重要的意义。作为一名局外人,真实的具备距离、跨越时间的视角优势,同时局外人拥有较为客观的理论构架,这些因素为研究者与当地的音乐拥有者,共同追忆该族群的历史提供了条件,并最终为研究者收集可靠地史料

以分析现存的音乐现象提供了保证。

三、民族音乐学“历时”观作用于实地考察的理论思考

与音乐史学对于历史的研究有所不同,民族音乐学对于史实调查,必然意味着要与该音乐社群眼下的生活紧密结合,从而将“历时性”的探索扎根于社会与音乐发展进程的“共时性”现实当中。对于“历时”观的重视增加了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的历史维度,转而开始“口述史料”的收集与研究,同时重视文化的纵向传承,关注音乐文化在变化中的持续存在。

(一) 注重“口述历史”的收集与研究

“口述历史”指的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或录影的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同时“口述历史”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逐渐被人们所重视与应用,正如有学者提及:虽然过去历代的记忆无法衡量,可是有多种多样的且都有道理的迹象表明,在一个社会监控单位内部存在一条稳固的传播链,有利于口头知识的代代相传,且很少会走样。1940年代开始,“口述历史”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口述历史”更加注重族群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创造,以局内人的视角为研究对象,强调其在族群中的意义。

“口头历史”作为历史意识的载体和原始材料,是“历时”观在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中的重要体现。笔者在实地考察中的个案介绍,畲族歌谣记录了当地畲民的历史。作为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应融入当地族群,学习演唱畲族小说歌,逐步获得文化持有者内部眼界,通过与局内人的深度接触获得尽可能真实可靠地“口述史料”,通过历史文本,实现与当代的对话。

(二) 关注文化的纵向传承

文化传承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再生产,是民族群体的自我完善,是社会权利和义务的传递,是民族意识的深层次积累,是纵向的“文化基因”复制。笔者以为文化间的纵向传承在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中表现在一种所谓“师徒相传”的形式,一般是民间音乐一种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老艺人向年轻人传授的一种纵向的文化传承。

在文化的纵向传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求研究者关注传承在延续中的变化。民间音乐的“口头”传承方式,无法做到完全的复制音乐文化,它的功能本

质上与记忆相关，并且随着当地世代人的延续，其生活经历、文化交流等因素发生变化，在接受传承的过程中，必然带有先验的“选择性”。内特尔的波斯音乐老师有这样的一段叙述：“是的，不幸的是，我们不得不改变许多东西，否则我们的音乐将会灭亡。”可以看出在文化的纵向传承过程中，在保持原有本质的基础上，将变化被看作一种延续完整的文化体系，防止成为一个人工博物馆的必要传承手段。基于此，笔者以为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应关注音乐文化在变化中的持续存在。

结语

笔者试图在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中，引入史学视野下的“历时”观念，以期增加音乐现象的历时维度。以自身的实地考察经历思考“历时”观念在此过程中的体会即注重“口述历史”的收集与研究，同时重视文化的纵向传承，关注音乐现象在变化中的持续存在。笔者以为只有重视“历时”观念的运用，同时与“共时”观念相结合，实地考察方能获得纵横相结合的丰满感，从而推动学科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伍国栋. 民族音乐学概论[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8.
- [2]赵志安. 民族音乐学历时性研究述见[J]. 中国音乐学, 2001, (03).
- [3]洛秦. 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论[M]. 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1.
- [4]干宝. 搜神记——卷 18[M]. 中华书局出版社, 1985.
- [5](美)格尔兹. 文化的解释[M]. 江苏：译林出版社, 2008.
- [6](美)斯蒂芬·布鲁姆，菲利普·V. 伯尔曼，丹尼尔·M. 纽曼. 民族音乐学与现代音乐史[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9.
- [7]唐诺·里齐. 大家来做口述历史[M]. 王芝芝译. 远流出版公司, 1997.
- [8]赵世林. 论民族文化遗产的本质[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03).
- [9]Nettl Bruno. The Study of Ethnomusicology: Thirty-one Issues and Concepts[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5.

